

孔子的教育思想

孔子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，是从事传道、授业、解惑的教育工作。他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育、教学方法；总结、倡导了一整套正确的学习原则；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学内容体系；提出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思想；树立了良好的师德典范。

孔子在教育上主张“有教无类”，教育的对象不应分贵贱贤愚，而要一视同仁，而把受教育的对象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，首开平民教育之先河。孔子说：“自行束修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”，只要有愿行束修之礼的，愿意在孔子门下接受教育的，孔子是不会拒绝的。因此，孔门中的弟子来自各行各业，弟子三千之众。

有一名为互乡的地方，此地之人不善，难与言。互乡一童子求见孔子而孔子接受了，门人非常疑惑，孔子解释说：“与其进也，不与其退也。唯何甚，人洁己以进，与其洁也，不保其往也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。这就是说，只要人愿意进步，我们就应该接受它，不管其曾经怎样，以求获得受教育的机会，我们就不应该放弃他。孔子的学生子路也以桀骜不驯而闻名，后为孔子折服而收为弟子。孔子的学生冉雍，其父贱而恶，冉雍却甚有德行，孔子以为，这样的人是神明也不会放弃的，谁也不能剥夺他受教育的机会。这就是“有教无类”的原则，孔子本人也每每以其“诲人不倦”而引以为自豪。

孔子教育学生，并不是把他培养成为有某种技能的专门人才，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之“成人”，教育的内容就是怎样“做人”。孔子教以“文、行、忠、信”四目，并以“诗、书、礼、乐”教弟子。“诗”、“书”主于“文”，是立言的根本，“礼乐”主于“行”，是立身行事乃至“成人”的根本，所谓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。

孔子评价子贡不如颜渊。宰我虽以“言语”闻名，但孔子斥之为“不仁”，以其不行三年之丧而自觉心安理得。冉有善于“政事”而为季氏聚敛，孔子告诉他的学生们说：“非吾徒也，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。子夏以“文学”见长，孔子责之以“汝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。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。仲弓长于德行，但讷于言而敏于行，时人评价其只知“仁”而不知“佞”之机变，孔子则称赞仲弓，虽然不一定称得上“仁”，但“佞”却是绝不会不去作的。（见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。这些都是围绕着“成人”、“成德”这一教育主题。

根据学生的不同资质而各有侧重，这也是他的一个重要教育方法，即“因材施教”；因此，他的学生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。以“德行”著称的有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，以“言语”著称的有宰我、子贡，以“政事”著称的有冉有、季路，以“文学”著称的有子游、子夏。（见《论语·先进》）。这些学生可以说是孔门中比较著名的几位。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，子路与冉有向孔子请教同一个问题，听说了一件事，要不要马上去做？孔子对子路说：“有父兄在，不可以如此。”对冉有却说：“可以去做。”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公西华对此发生疑问，孔子解释说：“冉有退缩，故鼓励其进取；子路则勇于进取，故使之知有所退缩。”（见《论语·先进》）。这个故事就是比较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。

在治学态度上，孔子主张实事求是。孔子教育子路说：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。再如教育子张以“多闻阙疑”，“多见阙殆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。孔子主张“学思并重”，认为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（语出《论语·为政》）。孔子说，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。这充分说明孔子谦虚严谨的治学态度。

在治学方法上，孔子主张“学而时习之”（语出《论语·学而》），既温故而知新。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。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：“子贡问曰：‘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？’子曰：‘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，是以谓之文也。’”），既勤学好问的学习方法。

孔子一生好学不倦，满腔热忱，倡导积极有为，对所创立学说的实现孜孜以求，“默而识之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，就是一个极好写照。“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。”（语出《论语·述而》）充分展示了孔子自强不息，终老不疲与明达乐观的人生态度。